

生命情怀的表达与呈现

——孙晴峰童话的间性意识

张 瑞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童话不仅要以奇异的幻想吸引孩子的目光, 还要用深邃的含义浇灌孩子的心灵。孙晴峰就是这样一位拥有这种表现深度和创建意蕴的功力的童话作家。她的童话不乏引人的悬念与想象力, 而又在平实自然的叙述中展现情节, 自然而不失文字之美, 深刻却不晦涩难懂。在她的童话中蕴含着对生命哲学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与存在的追寻、自我认同与他者目光的探寻, 以及对待童真生命的态度。

关键词: 孙晴峰; 生命情怀; 童话; 自我认同; 间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5)05-0014-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04

The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nd Rendering of Life: Awareness of Interrelationship in the Fairy tales by Sun Qingfeng

ZHANG Rui

(Childre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Fairy tale can not only attract the child with its singular fantasy, but also foster their minds with deep meaning. Sun Qingfeng is such a writer of fairy tales with the depth of the expression and the capability of connotation. Her fairy tales are full of suspense and imagination, and shows the plot with plain and natural narration. Though the narration is natural, beautiful and deeply connotative, the tales are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er tales involve the thought to the life philosophy, the pursuit for the value and existence of human, the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from self and others and then the attitude to the innocence.

Key words: Sun Qingfeng; feelings of life; fairy tale; self-identity; awareness of interrelationship

孙晴峰是台湾当代童话作家, 其童话集主要有《甜雨》《魔蛋》等, 她的童话简洁机灵, 富有巧思, 在深入浅出中铺陈故事。现实与非现实的交叉、小说与童话的互融技巧……使她的童话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自然而不失文字之美, 深刻却不晦涩难懂。^[1]¹⁴⁸ 儿童文学界前辈林良先生称赞孙晴峰: 有一支出色的童话笔, 她不需要笨拙的解释, 一下笔就把读者带领进一个属于童话的世界。作者也曾在童话集《甜雨》自序中提到自我对创作童话的期许: 希望能使作品在固有的想象之外, 更增深刻, 又能自然。^[2] 她的童话读起来的确自自然然, 又能给人以回味和思考, 其中可以

感受到她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解答, 尤其是对童真生命个体的深情凝注; 可以感受到她自称为“反童话”的童话中对生命平等自主的呼唤。

“间性”理论主要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西方现代哲学家对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意义的重新阐释。其直接生成背景是西方主体性思想所遭遇的难题之一——对“他我”的确认问题。^[3]³² 继胡塞尔最早提出“交互主体性”问题之后, 海德格尔从“交谈”的范畴, 拉康以“镜像理论”提出自我概念的形成, 哈贝马斯从多维的生活世界的阐释、交往理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间性认识, 丰富并发展了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

收稿日期: 2015-06-29

作者简介: 张瑞(1990—), 女, 河南驻马店人, 在读硕士,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治理。随着中国发展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今后应注重外向型治理,以一种开放性的视角来看待边疆及边疆治理,使得陆地边疆成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通道。

(三)增强治理能力

中国陆地边疆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治理体系是陆疆治理的组织、制度架构,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发挥作用的表现。另外,具有稳定性、创造性的治理能力可以从“软件”方面有效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一,明确治理职能。陆疆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政府职能则框定了治理能力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陆疆治理能力不是随意设定的,它是由政府承担的职能来决定和规定的,它与政府职能具有对应关系。因此,只有明确了政府在陆疆治理中的职能,才能够确定着力点,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治理资源。明确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明确了增强治理能力的方向和范围。这也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政府和社会、市场的关系,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跳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框架,从而构建一套“有效政府”的治理体系。

第二,强化治理权威。治理能力的基础在于治理权力,而所谓治理权威则是治理权力的合法化。韦伯曾将权威划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

类型。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也同权威密切相关,这种权威类型可称为绩效型权威。我们在此讨论强化陆疆治理权威,主要指法理型和绩效型的权威建设。治理权威越高,其对社会公众的号召力以及政治动员能力就越强,汲取治理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应增强。

第三,拓展治理资源。陆疆治理需要以治理资源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占有丰厚的治理资源才能够支付治理成本,保障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积聚力量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离开治理资源的支撑,不但缺乏治理边疆的能力,还会使得边疆治理丧失可持续性。具体来说,这些资源包括权力资源、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信息资源等等。

[参考文献]

- [1]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83.
- [2]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13-16.
- [3]周平.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协调(上)[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2):49-53.
- [4]胡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J].行政论坛,2014(4):1-4.
- [5]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J].思想战线,2008,34(3):25-30.

(上接第19页)

[参考文献]

- [1]孙晴峰.魔蛋[M].台北:民生报社,2000.
- [2]孙晴峰.甜雨[M].台北:民生报社,1999.
- [3]李利芳.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J].兰州大学学报,2005,49(1):32-38.
- [4]李利芳.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5]周晓波.现代童话美学[M].西安:未来出版社,2001:112-113.
- [6]李野光.惠特曼精选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425.
- [7]李利芳.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间性意识:论汪晓军的儿童文学创作[J].甘肃社会科学,2010,32(4):131-133.
- [8]谢尔登·卡什丹.女巫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M].李淑珺,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1.
- [9]谢尔登·卡什丹.女巫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推荐序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6.
- [10]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08.
- [11]马力.建构与解构:一个文学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范式转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5.
- [12]苏文清.《哈利·波特》与主体间性哲学:《哈利·波特》对当代童话创作的生态学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144.

各家学说虽言说不同,但共同的理论旨趣都在于从思想上突破了单一主体的局限,将目光转向主体间的关系范畴,在间性中追寻存在本身。^{[3]32}

儿童文学有着与成人文学迥异的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主体间性意识创作者把文本中的主体看作与其他对象主体共同存在着,从而建立一个相互主体之间的生活世界,把对人的理解以及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凝视作为文本中始终贯穿的意识。儿童和世界主体间性的建构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层次:儿童和自然、万物的间性关系、儿童世界内各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儿童和成人世界(社会)的间性关系。^{[3]33}“童话文体因其超现实的审美属性而将审美对象更多投射于人之外的万物,所以它关于生命主体间性的开掘形态便更为丰富,更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表现力。”^{[4]167}孙晴峰的童话创作在极富童真的想象逻辑与童年视景下,在生命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形态中做着自我的探试。

一、童真世界中生命形式的呈现

“童话幻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是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透过表象看本质,我们又会发现,在这些奇异的世界中又处处闪耀着现实社会的折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哲理和思想情感。”^[5]孙晴峰把现实中的人生体验与生命认识寄寓在其童话作品之中,让读者品味、思考自我与他人、世界与人生。作为一种阅读体验,融入孩子以后的生命中,随生命成长释放,在成长的过程中必定会在其自我的阅读世界中体悟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或者找到通达生命困惑的道路。在这些童话中漫步,你会发现童年的生活世界是多么地丰富而深刻、完整而自足,充满着勃勃生机,同时孩子们所创造的生命意蕴与自我存在价值是多么地值得欣喜和深思。在童真视野下探问生命与他者生命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精心用故事结构去再现真实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孙晴峰童话故事的基本思路。

惠特曼有一首这样表现孩子的诗歌: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在当天或当天某个时候那个对象就成为他的一部分/或者继续许多年或一个个世纪连绵不已。^[6]我们所熟悉的世间万物都可以参与孩子的生命体验,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从惠特曼的诗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然自在的童年间性和自足自由

的童年生命状态。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理解与肯定、尊重与呵护,也是个体生命对自我存在的价值意义、自我与他者、世界的关系的体认和领悟。孙晴峰童话中对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述渗透了主体间性的意识。在童真的视野下,生命是如此丰盈、有趣而且满怀着单纯而又哲理性的思索。

《肚脐眼梨》^{[1]1}表现了生命被无限地包容和对生命的关怀。“我”所在的小镇最近常有地震发生,而且登革热流行。在大扫除的过程里,“我”发现了个大秘密,原来,一个大水坑正好在地母的肚脐眼上,里面灌上了雨水,又生了虫子,在里面乱动。地母觉得好痒,当然就忍不住全身颤抖了。“我”帮地母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而且还无心插柳地种出了“肚脐眼梨”,味道出奇地好。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的奇妙想象是童话创作的必要,孙晴峰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童话中的表现深度和创建意蕴的功力。《肚脐眼梨》中地母的生存出现困境是人类的一系列活动造成的,小男孩是作为人类、作为“拯救者”来帮助地母脱离困境,也使地母包容万物、孕育生灵的本质功能得以恢复,展现了生命的重生带来的惊喜。“地母”被视为“万物之母,大地母亲”,孕育万物生灵,作者巧妙地把登革热和地震的频发想象成地母因肚脐眼被人类破坏而发痒颤抖造成的,同时也巧妙地展现了孕育万物的自然与人类相生相成的关系。

孙晴峰童话不仅关注与关怀着生命的存在,还思考着生命的存在形式与价值意义。《鸽子的故事》^{[1]75}就传达出了生命破蛹而出的壮丽。在未来的某一年,由于交通日益堵塞,人们发现飞鸽传信是更便捷、更快速实惠的资讯传递方式。阿里是一只从小接受严格传信训练的信鸽,它在确定目的地之后能立刻辨明方向,找出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最为主人引以为傲。得到这么多的赞美和羡慕,阿里自己并不快乐,在简单重复的工作中,阿里追求的是高超的飞行技巧,但它有渴望翱翔在无垠的天空、渴望自由、尝试别样生活的梦想。在一个阴雨天,阿里迷失方向,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这里的鸽子失去了飞翔的能力,但却学会了种田,自食其力、自由自在地生活。阿里很快便喜欢上了这个风景安宁优美的农庄和它的友善和平的新朋友们,也第一次尝到了自由自在的甘美。但是阿里高超的飞行技巧对种田的鸽子们却是没有帮助的,在

那里,它最擅长的技能无法发挥,最心爱的翅膀反成了累赘。在他心灰意冷决定不告而别的时候,发现这里的鸽子们都有飞翔的梦想,阿里就留下来以它的特长为大家做一些零散的事情,同时勤练飞翔,试验各种飞行技巧,生活安详而快乐。有时它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以前的生活虽有千种不自由,不快乐,但是它最擅长的,正好也是最被看重的本领。在农庄里自己真正的价值没有被体现出来,也没有被大家认可,他的进步也不会被外面的伙伴知道。最后,阿里明白了对自我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努力和坚守、进步和快乐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从作者对生命存在的思索与探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创作中的自觉的现代性诉求,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窄小,时间越来越紧缩,被生活中各种事情牵绊,渴望追求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就像阿里一样想着要改变一下,以使自己的生命重新注满新鲜活力。现代人的这种希冀其实也是源于对生命该怎样更加以理想状态存在的内心诉求,生命不仅仅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探索,虽然作品中对阿里的未来没有给出传统童话的圆满结局,但拥有这样一份对自我的澄明的认知,生命也就不会太单调无味。正如黑格尔所言: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不同的群体相处,阿里从而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定位与方向,终于体悟了包裹在“形式”里的间性生命存在的真谛。

《鸟种》^{[1]33}中的小男孩中中得到了小阿姨给妈妈寄来的生日礼物——Bird seed,他觉得里面一定装着会长出鸟的种子。中中把种子种下去,认真地照料、耐心地等待……中中的鸟种开始发芽、生长,中中想象着鸟儿是怎么长出来,但鸟种却长成了一株植物,结了小穗子。原以为希望破灭,但鸟种给了中中一份满意的答案,一天早晨,一大群麻雀聚集在鸟种上,有的在啄小穗子,有的在花坛上跳。中中明白了:原来鸟种要先长出植物,再吸引鸟来呀!小阿姨的信中说:那些种子不是种鸟的,而是给鸟吃的种子。中中则认为:也许美国人比较笨,不知道像我一样去种鸟呢。中中的天真和坚持赋予了鸟种以一种美好的新生,盈盈的生命情怀充溢其中。在孩子的世界中,生命与生命之间,都倾注了他们相同的情感,没有贵贱,不分高低。

书上的字本来是不会移动的,具有永恒存在着的属性。在《冬冬的秘密》^{[2]57}中,字却是有情绪、有

自我意识的,最后它们还成了冬冬亲爱的字朋友。生命竟可以如此形式多样、稀奇古怪。生命间的融通与共存是必然的,主体间性获得的必需途径在于交互主体性的尊重。^[7]书本上的字大逃亡是因为冬冬讨厌写字,不愿意看到字,冬冬还会把字写得歪鼻斜眼,甚至还有残废的。字的集体逃亡也使冬冬懂得了对他人、为他人要葆有一颗彼此尊重的心。冬冬最终写出了漂亮的字,也和字家族成了好朋友。

在孙晴峰的其他童话中也随处可见生命形式的展现与探索。《奇奇与魔蛋》中生命的蜕变;《小红》表现了“你就是你自己”的人生哲理,显现了一种生命力度;《莫小弟和兔子》中生命的消逝与新生是互相依存着的;《蛀牙风波》暴露了人性的阴暗面,暗示生命的原色有所改变……这些童话在理解个体存在的意义、关注生命的厚度和深度、飞翔心灵世界的自由等方面,都是以间性关系去看待生命与生命、自我与他者,以童真的视角诉诸充满美好、希望和良善的理想世界,在对理想间性存在的肯定中,内里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和社会批判。

二、自我认同与他者目光

“童话故事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它能取悦孩子,但它的魅力持久不衰,则是因为它能帮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8]11}童话故事把人的基本困境直接呈示在儿童眼前,而它同时也提供给儿童一个自己的舞台去演练内心矛盾与冲突。

孙晴峰的童话在对人生的细致观照和对生存境遇的深刻体悟等方面,主要呈现为两方面的探求:一是呈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与不平衡;二是寻求解决生命困境的理想方式。从这些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轨迹:从描述童话主人公的外在认知或内心困境开始,然后通过外界的成长引路人结合自我认识的深化找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深刻的主题却以轻逸之笔表述,不失轻盈、幽默,对生命形式的哲学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状态的憧憬共同构成了孙晴峰童话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世界。

生命外在形态均以“个体”形式存在,于是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首先便成为“个体”价值追寻的全部。^{[4]168}任何年龄阶层的阅听者参与童话故事的旅途,都是解决自身冲突的过程,也是分裂自我与重要他者

迈向“大和解”的重要里程碑,^[9]童年时期童话的阅读之于孩子更是如此。在孙晴峰童话中,我们可以读到童话角色对于自我身份、自我存在的追问、辨别与确认的心理与行为,这里就涉及“自我认同”问题。

《玻璃鱼的心》^{[1]21}里讲的是玻璃鱼在认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之后寻求自我的故事。玻璃鱼生下来的时候就全身透明,身体里的构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心事都会通过自己心的颜色暴露出来,没有一点儿秘密,还会遭到其他小鱼的嘲笑。当妈妈给他讲了他出生时的故事,他便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说不定,我是那滴眼泪变的呢!小丑鱼永远也不会猜不透我的心。”结尾给人以震撼,再下回,碰上别的鱼嘲笑他的时候,玻璃鱼便说:“你有一颗坏心吗?不然为什么要藏起来,那么难猜?”

这篇童话中困境的设置方式是对自我认知的寻求。在自己和他者不一样的时候,玻璃鱼便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困惑。在法国著名哲学家拉康的理论中,镜像阶段是一个主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时刻,人是通过“他者”建构自我的。在拉康看来,“人在看自己时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10]。故事一开始,玻璃鱼的透明就成为人们辨识的重要标记,周围的小鱼一直是作为一个潜在的理想形象存在,和这个理想的形象相比,玻璃鱼开始认识到自身和他者的不同,对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产生了怀疑。在玻璃鱼急于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鱼妈妈是作为成长引导者出现的,她的故事消解了玻璃鱼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抛弃了过去的自我认同危机。

《两个泥团》^{[1]53}中,一团白泥,因畏惧一千两百多度火的烧塑,而跳入一团自告奋勇愿意保护自己的黄泥体内,接受黄泥的保护。二混合为一体捏塑成一个人,只是太厚的厚度会因受热不均而裂开,最后主人李凡仍将白泥挖出,做成姑婆芋的叶子,这样白泥反成了黄泥人挡雨水的保护者。这里白泥黄泥均是一个人的形象,拥有主体性,不是强弱有别,弱者得接受强者的保护,而失去作为“人”的形状,仅仅强者具有人形外相,弱者却隐身在后,看不见自己的身形。白泥依赖在黄泥的庇护下,不但不是它的支柱,反而是妨碍。各自拥有成长的自主性,并不会让情况变糟,反而各自保有原形,更相得益彰。当白泥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并协调自己对外部的感知与内心的感受时,其自我认知也

便完成了,白泥和黄泥各自找到了自我价值,理想的间性状态务求解决的是“他人”问题,这里让我们知晓了关于他人、对他人、为他人的人生哲学。

《小红》^{[2]165}揭示了只有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生命本质,才能认清自己所在的类属性和自我个性,增强生命力度,进而超越自我和认知困境。小红是红色的皱纹纸,从出生时自己一直是工厂里大家称赞的中心,而被送到书店,其他纸总是嘲笑她的皱纹,为她的不幸感到悲哀,使她很不开心。在这里小红对自己本身产生了怀疑,家人、朋友不在身边,好像掉进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在同伴的簇拥强迫下,她决定要把自己压平。在努力把自己压平的过程中,她想起妈妈的话:“我们皱纹纸的特色,就在这身漂亮的皱纹,你可要小心保持着,别变得平平坦坦,像那些平凡的纸一样了。”而且小红注意到,那些褶皱再怎么压也还是会有痕迹,并认识到自己和其他纸本来就不一样,即使压得再平,也还是不一样。于是她又将自己一点点折起来,让大辞典把她压成原来的样子。最终它成了小男孩送给妈妈的康乃馨,半红半白,代表小男孩对两个妈妈深深的爱,皱纹纸也实现了其自我价值。在这里,皱纹是小红这一类的类本质,小红认识了自己,并坚持了自己的生命本质,表现了“你就是你自己”的人生哲理,显现了一种生命力度。“自我”性是世上任何一个个体都不会轻易放弃的追求,小红在孤独的周遭环境中品味了“单独者”的人生体验,然而苦闷最终诉诸的还是“他人”范畴,它达成了小男孩送给两个心爱的妈妈礼物的愿望,作者以巧思构筑童话情节,交代出小男孩特殊的境遇与心意,因着小男孩表达内心情感,皱纹纸的自我性被凸显,同时它作为弥合小男孩内心爱的载体,也体现了间性生命存在的真谛。

成人形象及其与儿童的关系是创建儿童文学世界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主要价值视维。^[7]孙晴峰的儿童观始终是以儿童本位的,在面对自然本真的童真世界时,也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影响儿童与成人“之间”关系的节点,是成人对孩子有意无意、约定俗成的威权。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他者”,需要协助“主体”获得自我,人与自我的关系和对自我的认识无法自然地建立起来,“他者”在理想、和谐的主体间性形成过程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孙晴峰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与成人在交往中逐渐步入了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中中的外星人》《甜雨》中都涉及成人在孩子世界中强权的呈现。美术课上,中中笔下的外星人是一团漆黑,但仔细看时纸上还有许多形状不规则的刮痕,露出黑色下面埋藏的不同颜色,像小小的彩块浮在黑色的大海里,非常与众不同,可是他的画却没有得到老师的喜欢。中中对自己的画有自己的解释:外星人为什么一定是科幻电影或漫画里的样子呢?我想,在黑洞里有一些东西,像泡泡一样,看不见他们,但是它们所在的地方去掉一点黑暗,露出其他的颜色来。我们为中中天真而又美妙、特异的想象惊喜,中中期盼着得到老师的欣赏却还是被老师以成人的自我认知和权威来判定他的画,最终失落的中中在妈妈耐心的发现和开导下,心情又欣喜起来。《甜雨》中乔诚在雨是不是甜的问题中倍感纠结和委屈,后来爸爸妈妈和他一起做了吃雨实验,雨虽然不是甜的,但爸爸妈妈相信乔诚没有撒谎,他们不以成人式的经验和判断观点来审视孩子所说的话,愿意以实证的角度来了解整件事情。而训导主任和老师却以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理所当然去否定孩子所相信的,非但没有解开乔诚内心的疑惑,反而让他更加不知所措。这两篇童话展现了理想的成人形象(家长)和强加权势的不和谐的成人形象(学校老师、领导),成人对儿童的自我想象和满足被打破,看到了孩子世界中的斑斓和难能可贵的真纯,而儿童在和不同的“他者”交往中,走出自我内心的困惑,发现生命的欢欣和生活的美好。

三、生命情感的颠覆性书写

“这些年来,重读、改写童话或神仙故事的行为,并非只是为了怀旧的乡愁或心灵的考古,更重要的是经由重述故事为桥梁,从多元文化回向人类处境,进而反思打造自我与他人的新关系。”^[9]孙晴峰对传统童话的颠覆,加入现代社会价值与反映社会现象等,丰富了童话的题材,拓展了童话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其中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新解和反思。

家喻户晓、悠远传承的灰姑娘和睡美人故事原型为孙晴峰创作提供了情节结构。她创作了《阿谢与小春》《鞋盒的秘密》《陆小与乔大》《蛀牙风波》《新潮皇后与魔镜》等富有颠覆性的文本,这些作品

被作者自己称为“反童话”的作品。从白雪公主、睡美人到灰姑娘,故事都遵循着父权文化下建构的性别秩序,即公主只有依靠王子的拯救才能重获新生,实现其价值;女性总是处于弱势的、被动的地位,“灰姑娘情结”使她们面对困境时所做的就是等待,缺乏个体自觉与自主性,她的形象是用来参照或映衬男性的强势与主动。

孙晴峰从改写经典童话入手,以“旧瓶装新酒”的解构方式,使得传统童话中的公主突破惯性思维的古老框架,飞越时空来到现代而重生,有着令人瞩目的解构功力。在这些颠覆了的形象中体现了一种反传统的意识,主人公拥有了自我的爱情观,呈现出女性的聪慧勇敢,彰显了童话里浓厚的生命情怀和自主意识。

《阿谢与小春》^{[2]79}的故事是这样的:阿谢是一位传统的童话国王的三儿子,国王按照传统让他去解救一位公主,可是阿谢只会唱歌、跳舞、笑和游戏,他不会射箭、不会骑马也不爱读书,而且还有点幼稚无知。父王就为他画了一张去城堡的地图,还把破解魔法的方法和逃跑的路线也给他写清楚了。半路上地图被弄丢了,他走错了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古堡,看到一个女孩,她叫小春,因为无聊就想和王子一起去救公主。可是,女巫告诉他们,公主已经被另外一个王子救走了,女巫对公主被救走感到很开心,因为那个公主就会吃东西,什么也不会做。找不到公主的阿谢忧愁起来,小春告诉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位公主,是一个小小国的公主,要自己烧饭洗衣。巫婆认为这符合童话的传统,于是阿谢和小春就幸福地在一起了。

《阿谢与小春》彻底颠覆了传统童话中王子救公主的情节模式。首先,王子阿谢没有童话中王子一贯的威武和勇敢形象:他长了一张甜甜的圆脸,眼睛是新月的模样,永远是笑咪咪的。不会用剑,边走边唱歌边吹口哨,把干粮分给一路上的小动物吃,更严重的是他会迷路,不知道怎么解救公主。反过来,小春,一位又小又穷国家的公主,不但不是金枝玉叶模样,还事必躬亲,自己烧饭洗衣。具备生活自理的能力,在阿谢王子迷路,干粮吃尽的危难时刻,小春采集野果子、野菇和嫩叶,找来打火石,烧干草煮饭;用干草铺床取暖和睡觉,拔野芋枝叶来遮雨,俨然一位聪明能干的公主。这样的改写松动了男强女弱的性别二元论,刚柔并济的性别流动,多了异质的可能与包容。阿谢可以呈现较为脆弱、感性、温柔的一面,小春则兼

具温柔体贴和解决问题、坚强独立的个性,是一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现代公主。而其中王子和公主的形象和性格的颠覆体现了作家自我革新的文化意识,也给作品中主人公的生命情感注入了现代性意识,让人感受到现代生活世界的平等与自主,丰富与美妙。

《陆小与乔大》^{[2]105}和《鞋盒的秘密》是对《灰姑娘》童话的解构。《陆小与乔大》中,王子和侍卫乔大终于找到了舞会上留下玻璃鞋的陆小,要娶灰姑娘陆小为妻,灰姑娘陆小却坚决反对此种盲目、被动的婚姻,反而质问王子为什么要跟她结婚?王子回答因为她漂亮,陆小认为王子不了解她的个性和才能,并不想这样嫁给他。陆小对人及人生有了更高层面的追求,财富、英俊并不能满足她的生命选择,她更看重的是智慧、见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能力。故事也不是灰姑娘原版的“幸福地在一起”的结局,而是体现了陆小作为一个女子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对爱情和婚姻关系有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只会跳舞的王子无疑是被嘲笑的对象,赞扬的是像陆小和乔大那样智慧的底层民众。^[11]

《鞋盒的秘密》^{[2]91}中,王子捡到灰姑娘的玻璃鞋,但是,当仙女的魔法消失时,王子手中的灰姑娘的玻璃鞋也慢慢地消失。王子决定一定要找到那个和他跳舞的女孩,如果谁能拿出来另一只脚的鞋子和女孩留下的鞋子一模一样,谁就是他的新娘。于是,全国上下都开始一场做鞋子的运动,谁都想碰碰运气,其中小晴对鞋子的研究发展最热心,她的鞋子总是设计得又多又好。小晴的鞋子深受非洲公主桂桂的喜爱,这也激发王子的经商意识,他将全国的鞋匠组织起来,用企业方式经营管理,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鞋子王国”的美称。此外王子还发现了小晴的才能,在与小晴的接触中,他爱上了小晴。在他们准备结婚的那一天,一只空空的鞋盒子被送到王子身边,王子在经历了惊喜、矛盾、无奈与痛苦的各种情绪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现实生活中一直陪伴他的小晴。婚后的生活并不如童话的传统结局,他们共同经历生活中的欢笑、讨论、冷战、和好,从中学习成长。这里王子形象走出单调的英雄路线,展现出其接近真实生活的一面,王子没有依照传统和公主在一起,而是自主决定自己的幸福,他要的不仅是美貌而是智慧和心灵的相通;小晴也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勤奋和聪慧得到了幸福。

孙晴峰的改写使身处宫廷的公主具有勇气与生活智慧来自我拯救,甚至可以反过来解救王子于困境之中,在这种解构思想背后隐含着个体对人生的选择,由被命运主宰转而把握命运,彰显了女性内心深层对自我的探寻以及生命自主意识。在生命情感方面可以说是改写了自我与他人的新关系,爱情是“间性”范畴中重要的一种,爱情的观念要求个体克服单子式的孤独状态,意味着在真正的两人世界的相互联合中实现超越性的精神价值。^{[3]37}经改写的童话里两性在婚恋中的观念已和原版传统童话故事大大不同了,不再像传统童话中的公主那样被动接受和等待幸福来临,这里女性往往有着平等理性的爱情观,在与爱人相处中追求精神层面的契合,灵魂的互融互恰,生命的自主与自由,她们是通过自我的能力和努力构建着生命中“爱”的童话。在追求生命本真存在的同时,生命之间也进入理想的对话状态,体现了爱的主体间性存在哲学。

四、结 语

童话带领读者遨游、飞翔,去领略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风景,让读者感受其中味,品味其中意。孙晴峰童话中充溢着的生命情怀带领我们走进她的童话世界,走近她的生活,感受童话幻想中的现实体验以及间性意识:个体对自我生命的确认、接纳和喜爱;对生命情感、生命意义的肯定、沉浸和欣赏;对他者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包容、关怀与珍惜……创作中的间性意识使孙晴峰的童话更加有人文关怀精神,从当代整个童话创作的状况看,这种意识是利于童话范式的转变和发展的。主体间性哲学对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写作者和研究者摒弃原有的线形继承、替代或更替的一元论范式观,而采用多元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和话语观来反思中国当代的童话创作。^[12]人的终极价值支撑不在自我的生命内部,而存在于生命之间,间性意识更注重生命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成长,童话创作中的这种意识的贯穿使童话本身抵达生命的根性,内里闪现出清澈、透明的生命质地,从而通过童话穿透对生命与生活本质的理解,也是对童话文本意义与文体价值的发掘与体认。

(下转第25页)

治理。随着中国发展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今后应注重外向型治理,以一种开放性的视角来看待边疆及边疆治理,使得陆地边疆成为“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通道。

(三)增强治理能力

中国陆地边疆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治理体系是陆疆治理的组织、制度架构,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发挥作用的表现。另外,具有稳定性、创造性的治理能力可以从“软件”方面有效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一,明确治理职能。陆疆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政府职能则框定了治理能力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陆疆治理能力不是随意设定的,它是由政府承担的职能来决定和规定的,它与政府职能具有对应关系。因此,只有明确了政府在陆疆治理中的职能,才能够确定着力点,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治理资源。明确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明确了增强治理能力的方向和范围。这也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政府和社会、市场的关系,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跳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框架,从而构建一套“有效政府”的治理体系。

第二,强化治理权威。治理能力的基础在于治理权力,而所谓治理权威则是治理权力的合法化。韦伯曾将权威划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

类型。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也同权威密切相关,这种权威类型可称为绩效型权威。我们在此讨论强化陆疆治理权威,主要指法理型和绩效型的权威建设。治理权威越高,其对社会公众的号召力以及政治动员能力就越强,汲取治理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应增强。

第三,拓展治理资源。陆疆治理需要以治理资源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占有丰厚的治理资源才能够支付治理成本,保障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积聚力量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离开治理资源的支撑,不但缺乏治理边疆的能力,还会使得边疆治理丧失可持续性。具体来说,这些资源包括权力资源、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信息资源等等。

[参考文献]

- [1]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83.
- [2]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J].晋阳学刊,2013(5):13-16.
- [3]周平.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协调(上)[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2):49-53.
- [4]胡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J].行政论坛,2014(4):1-4.
- [5]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J].思想战线,2008,34(3):25-30.

(上接第19页)

[参考文献]

- [1]孙晴峰.魔蛋[M].台北:民生报社,2000.
- [2]孙晴峰.甜雨[M].台北:民生报社,1999.
- [3]李利芳.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J].兰州大学学报,2005,49(1):32-38.
- [4]李利芳.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5]周晓波.现代童话美学[M].西安:未来出版社,2001:112-113.
- [6]李野光.惠特曼精选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425.
- [7]李利芳.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间性意识:论汪晓军的儿童文学创作[J].甘肃社会科学,2010,32(4):131-133.
- [8]谢尔登·卡什丹.女巫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M].李淑珺,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1.
- [9]谢尔登·卡什丹.女巫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推荐序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6.
- [10]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08.
- [11]马力.建构与解构:一个文学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范式转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65.
- [12]苏文清.《哈利·波特》与主体间性哲学:《哈利·波特》对当代童话创作的生态学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144.